國內郵資已付
台北郵局
許可證
北台字第6354號

▲助印智慧之源：
貳仟肆佰元：王劉英、林亮吟。
貳仟元：許福來、黃讚來、林美麗、鴻輝。
壹仟貳佰元：陳德成。
壹仟元：汪西琳、蔡莉莉、陳俊欽、劉世英、黃榮欽、申秀菊、蔡滿麗、馬玉芬、張慧康。
陸佰元：許玉綿。
伍佰零捌拾貳元：李東璜。
伍佰元：范俊海、林詠秀、謝勳瑩、郭宏智、林怡君、李錫安、藍玉珠、陳怡廷、謝淑芬、許孟淑、徐菊秀等二人。
肆佰元：劉酈湘、彭筱嵐。
參佰元：釋開心、杜石田、姜心月、陳妙因、鄭金滿、鐘阿月。
貳佰元：彭智逸、魏慶宗、熊正宗等二人，陳春賢、賴慶陽、呂秀蘭、黃俊偉。
壹佰元：美商奎帝士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，黃慈雲、陳正憲。

▲供養常住三寶：
壹仟伍佰元：黃文琦、黃巖山、黃郭麻、黃麗宏、黃昊、黃旻、劉慧蘭。
壹仟元：汪西琳、何宗桓、林姿妙、吳發、李次郎。
玖佰捌拾元：金辛生。
伍佰元：劉秋菊、曲國謙、曲俊宇、曲俊宙、江素梅、許富琮。
貳佰伍拾元：尤欽漢、楊寶琴、尤喬穎、尤奕閔、王昱荏、王儷蓉。
貳佰元：彭惠君、尤丁玉、黃進益、姚萬圭、姚尺、姚士禎、柯秀珠、姚妙霓、姚怡安、姚妙樺。

▲贊建萬佛聖城：
貳仟元：李淑婷。
壹仟元：徐芳郎、林詠秀。
參佰元：葉木川。

▲助印經書：
壹萬元：竹介。
壹仟元：汪西琳。
陸佰元：吳慶洽等二人。
伍佰元：李茂賓、李俊璋、李紋綺、許榮一。

▲放生：
伍仟零壹拾伍元：程永春。
伍佰元：李茂賓、李俊璋、李紋綺、黃明川全家、黃振義等二人、許素華。
貳佰伍拾元：陳錦錠、陳蘇勉。
貳佰元：陳俊元。

智慧之源第九十三期 歡迎索取・隨喜贊助

董正之敬題

發行者：智慧之源雜誌社
發行人：張詠雪
編輯者：法界佛教總會文宣組
社址：高市林森二路一三五巷十八號六樓
電話・傳真：（〇七）二八一三三一九一
郵政劃撥：四〇四〇五九一一七張詠雪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創刊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七三六一一號
印刷：鼎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中華郵政南台字第四二九號執照爲雜誌交寄

Source of Wisdom

《菩提道上》◎傳堰

一卷奇妙的觀世音菩薩聖號

在因緣際會中，有幸專程到美國上宣下化上人的萬佛城，參加連續21天的華嚴法會，無意中請到一卷觀世音菩薩聖號，此卷聖號似有靈性，聆聽時彷彿千音妙法般的生動，與我交流對話，小小的錄音帶，卻在我身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無形轉化，其間激發的感動震撼，願與諸位分享。

當回到台灣台北的住家後，我迫不及待細心聽聽這卷觀世音菩薩聖號，剛開始覺得梵韻清涼，但當我坐下來再細細的品嚐，聽著每一個音韻、律動、聽著細微的吐納、起伏，奇妙的是越聽越有味，欲罷不能，連續幾天聖號沒間斷過，整個聖號遼繞於佛堂、屋內之間，充滿著安定、吉祥……當身心完全投入於聖號中，自己如同沈浸於師父上人的懷抱裡，無形中蘊釀成一股生命的能量，十分驚訝的發掘到這卷聖號的神奇與秘密。此卷聖號即是師父上人累積一生的血淚、苦行，將一位聖者的道行，偉大的宗教情操，化於聖號中，展露無遺，這是一個偉大生命的展現，眞是美極了！當時有如獲得一顆神珠，帶來生命無限的光明、希望與喜悅……

由此深刻體會到一位透過實修實證的聖者，於聖號梵韻中可聽出賢聖者的內心世界……充滿戒德莊嚴和無限的悲願……他老人家所表現的崇高精神，回歸原來面目，以最自然、平凡、平常、單純的心，將「佛心」完全於聖號中展現得淋漓盡致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人到無求品自高。上人的心如一湖清澈平靜的水，好淡、好淡……卻在我心中挑起感動的漣漪，這股平淡心最深刻，也是上人最偉大的地方，這與師父上人的六大宗旨不謀而合。

（梁素芬攝）

不可思議的是，每次聽到這卷聖號都有不同的感受，足見聖號的梵韻內涵之豐饒，隨著心境的啓發有不同的意境流露。奇妙的是，每當聽到這卷聖號時，剎那間我彷彿已回到萬佛城繞佛了……剎時體會到人的心念比光速還快，萬佛城雖在遙遠的他鄉國土—舊金山，但彷彿當下身心就在此城之中，它就在我這一念心呢！上人的精神仍苦口婆心不停地呼喚我們，回頭是岸，又好像一直在提醒大家好好行持萬佛城的家風，冥冥之中，師父上人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似乎不停地又要告訴我些什麼？對師父上人的那股清高，無欲、無求、無爭，常令我感動萬分，慟泣不已……

因此每當聽到此錄音帶之前，搭衣拈香繞佛，向十方諸佛與師父上人頂禮跪拜，並發願以上人的最高精神理念，做爲我生生世世的行持，今生願無悔地將自己依偎於此聖號中，陪伴著師父……師父上人雖已入涅槃一週年，其精神將永遠烙印在我心靈深處……

三寶弟子 傳堰頂禮

〈法界高雄分會〉

流通上人法音及共修（每週二、四晚上）、法會（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），歡迎南部信眾參加，週末下午並有兒童讀經班，13歲前的小朋友均可報名，地址：高雄市四維四路216號4樓之3，電話：07—3365607

天天用功

《宣化上人禪七開示》

時刻精進

我們修道，今天修，明天修，後天還要修；我們參禪，也是今天參，明天參，後天參，天天要參禪。不要參一天、兩天，就生出一種厭倦的心了，說：「這得什麼時候能開悟呢？」什麼時候？沒有時候開悟。說：「那麼參它幹什麼呢？」這個沒有時候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你沒有一定的時候開悟，就是看你用功用得怎麼樣。你用功，朝於斯、夕於斯來用功，功夫成就了，自然就會開悟。你功夫沒用成就的時候，你想開悟，就像今天所講的那個幫助苗長的人一個樣。你看這個樹木，它不是一天長大的，它一天長一點、一天長一點，你不看見它怎麼樣往高了長，但是一天比一天高。所以說：「參禪如春原之草」，好像春天在外邊原野那個草似的，那個樹木似的，「不見其長」，你看不見它這一個時候，長多少，但是「日有所增」，一天比一天它就高了。

你這個參禪就是用功，你若不用功、不修行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「磨刀之石」，磨刀那個石頭，「不見其損」，不見它虧損，「日有所虧」，一天比一天就少一點，一天比一天少一點，但是你可看不見哪一天少多少；你不修行就是這樣子。虧損什麼呢？虧損你本有的智慧。

那麼樹木是這樣子，我們修道也是這樣子，你不要想很快就成了佛了。不錯！成佛是很快的，彈指之間，但是你功夫要用到了，彈指之間就開悟了，就成佛了；你若不用功，就不會開悟的，不會成佛的。好像你讀書，先讀小學，然後讀中學，再讀大學，然後再讀master（碩士）、博士，這麼要十多年的功夫，才能得到一個學位。何況你參參禪成佛呢！不是就這麼容易就成就了。

說：「這我可眞後悔了，我若知道這麼難，我不參加這個禪七囉！」現在後悔已經遲了，你已經參加了。那麼參加了就不要後悔，就要有始有終，看看怎麼樣子，打一個禪七試試。我告訴你們，不會白打的，打一次禪七，你那個菩提苗就會長得很高了；打兩個禪七，你那個菩提苗長得更高了，長得高來高去，就會結菩提果了。所以你不要後悔，絕對你不會吃虧的，所謂「功不唐捐」。你有一天在這兒用功，你的法身慧命就增長了很多。不要說你在這兒打一個禮拜的禪七，就到這兒看一看，都種菩提因，種善根。所以呢，還要努力用功，不要後悔。

（轉載自金剛菩提海第310期）

農曆春節法會活動

東勢圓通精舍舉辦七天梁皇寶懺
時間：2月7日（農曆大年初一）起至2月13日（農曆初七）
地點：台中縣東勢鎮東崎街167號
電話：045-873034
（可住宿）歡迎踴躍報名參加

六龜法界聖寺舉辦三天楞嚴法會

時間：2月7日（農曆大年初一）起至2月9日（農曆初三）
地點：高雄縣六龜鄉興龍村東溪山莊20號
電話：07-6893713

續上期——

上人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禪七開示專輯

誰人悟得娘生面 許他自在又清涼

其實參禪最好不要有境界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是空，不要驚，不要喜，驚喜都會著魔，如楞嚴經所了之五十陰魔，故要明白便不會爲境所轉，最要緊不要執著。

上人：你們有何境界可提出來研究？

恆守：數天來之禪坐，使我之腿痛日漸增加，特別在左膝上，這種痛漸漸合爲一圓球而滯留膝蓋上，昨天當痛增劇時，忽爆發而變爲清淨之黃色溫暖氣流，從膝部沿著脊骨升至上身，此暖氣不是使你昏睡，而是令人感到自在與愉快。後見座輪處，有白色蓮花，外部含糊不清，似爲倒放之潤面酒杯，忽而現爲寶山，寶色光耀，前所未見。又似歐洲之堡壘，又如菩提薩埵坐蓮花上，有扁頭蛇從其後蠕近，至其頂上，有時如透明之電影，閃忽而過，不能記得。只記得，好像獨步於未有人蹤所到之海邊上，寧靜優美，令人神怡，只有海鷗之聲，時而破其沈靜，清寂而已。現想知道的便是眞境與識心作用之別？

上人答：存有妄想貪念要見佛，見花，這是假的，想見什麼便見什麼，亦是假的。主要在一念未生前所見境界，才是眞，才有點意思，但有時還屬幻化，其實參禪最好不要有境界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是空，不要驚，不要喜，驚喜都會著魔，如楞嚴經所列之五十種陰魔，故要明白，便不會爲境所轉，所謂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，最要緊不要執著，不要以爲見佛而生歡喜，這亦是不得其正，所謂「有所喜好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忿怒，則不得其正。」如如不動，不生分別心，不注意境界，不隨其所轉，境界任其現，不現亦不要找它，因我們從無始劫以來在八識田中，什麼境界都有，一切有衝導，沒有指點，也沒有設備，我一個人爬上了安那波那山，世界第三或第四高峰。師父大概要說這眞是愚癡。

的確，正如同師父所預計的，那山裏頭住著精怪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好在一段懸崖的邊緣，有個精靈就把我推下懸崖。我往下一看，地上很安全的，我沒有理由會掉下去。接下來我知道我正從四十呎的高空往下墜。當時我的頭和肩膀先著地，腦袋碎得像砸在地上的西瓜，兩條腿也斷了。右半側麻痺，整條脊椎也卡住動彈不得。耳朵、嘴巴，身體每個地方都在流血，情況很不樂觀。

一些當地的居民泊爾蠻人找到了我，把我拖進一個洞裏，我在裏面的一塊大石頭上躺了七天。他們其中一個跑回最近的無線電中心求救，花了他三天的時間。我本來應該受更多痛苦和恐懼，但我一直念著觀音菩薩的名號，心裏頭都沒有忘失。只覺疼痛，也不十分害怕。如果我一不專心，我就開始有點恐懼，然後就會有很多疼痛及「我就要死了」等等語如此類的念頭，這眞的很神奇，因爲七天以來我躺在這塊石頭上念著觀音的名號，竟然就有一股支撐我活下去的感應。不過，我還是建議你最好是留在佛殿打觀音七，而不要從喜馬拉雅山摔下來再來念。

從這次經驗，我發現疼痛是一種自我對於經驗的判別。我察覺到我的每一個情緒和念頭都不是眞的，它只不過是經驗的判斷。也因此，這些情緒和念頭都是可以互換的。例如，我可以想：「哦！我可剛從喜馬拉雅山上摔下來，現在正躺在這裏。這眞是個美妙的經驗！」或者你在很好的境況裡，正坐在那兒享受美食，卻說：「我眞想做一個苦薩，我眞的想要修行，我眞的想要到那個地步。」

師父轉過臉來對我說：「你連一個人都處不來，你怎麼會成個菩薩呢？」在我們進一步成爲一個菩薩之前，我們必須學習用慈悲、忍耐和智慧，來對待那些和我們有業緣的人們，否則成菩薩只不過是空談罷了。（轉載自金剛菩提海第316期）

讓我們回到主題——念觀音菩薩。師父一再地強調，現在世界的問題就是——世上的人類太少了。師父一次又一次的指出做人就是要有常常的知足，而且是不需要依賴外緣就可達成這種境界。換句話說，這種快樂滿足的境界是不假外在物質或仰賴任何人的，這正是人人內在本具的境界。師父總說修行人要知道這樣的最好方法，就是藉著觀音菩薩的威神力，現在我來

最不尋常的觀音七

◎鮑果勒

一九九六年講於萬佛城觀音菩薩成道法會

本人今晚很榮幸能跟大家談話，能和這麼多人在一起打觀音七，使我很歡喜。一九七三年在舊金山打觀音七時，只有七、八個人參加，一九七四年也只有七、八個人，一九七五年有十個人，一九七六年大概只有十五個人。記得有一次我在萬佛城參加禪七，有幾支香，只有我一個人坐在大殿裡參禪，所以現在是寂寞多人在這兒，實在難以想像。

要談觀音菩薩，幾個鐘頭也談不完，我現在想講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有關觀音菩薩的故事。一九七一年我跟隨著上人在馬來西亞各處弘法，那時我告訴上人我想去爬世界最高的山——喜馬拉亞山。師父想了一會兒，隔天他告訴我：「我不曉得這是不是個好主意，果勒。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？」我回答：「我想我知道一點。」

他說：「我不認爲你知道你在做什麼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麼。告訴我，你爲什麼要去？」我說：「第一，我現在去是爲了省錢。從這兒到馬來西亞北部要比從新加坡去便宜。」「果勒，你要多少我都給你，要你開個數目，我現在可以馬上就給你。」「不，不，師父，我不要你任何的錢。」「哦，所以你沒有一個好理由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什麼。」「不，不，師父，我眞的要爬上山，那裏等三、四個星期上山，那裏就會下雪了。」師父就說了：「我保證只要你在喜馬拉雅山的一天就不會下雪。你看，你沒有理由了吧，你是不是還要去？」我說：「對，我還是要去。」所以，我這個糊塗蛋就從泰國歷經了緬甸、印度、尼泊爾，直到我抵達喜馬拉雅山，一路上吃盡了苦頭。就這樣，沒有指點，也沒有設備，我一個人爬上了安那波那山，世界第三或第四高峰。師父大概要說這眞是愚癡。

的確，正如同師父所預計的，那山裏頭住著精怪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好在一段懸崖的邊緣，有個精靈就把我推下懸崖。我往下一看，地上很安全的，我沒有理由會掉下去。接下來我知道我正從四十呎的高空往下墜。當時我的頭和肩膀先著地，腦袋碎得像砸在地上的西瓜，兩條腿也斷了。右半側麻痺，整條脊椎也卡住動彈不得。耳朵、嘴巴，身體每個地方都在流血，情況很不樂觀。

一些當地的居民泊爾蠻人找到了我，把我拖進一個洞裏，我在裏面的一塊大石頭上躺了七天。他們其中一個跑回最近的無線電中心求救，花了他三天的時間。我本來應該受更多痛苦和恐懼，但我一直念著觀音菩薩的名號，心裏頭都沒有忘失。只覺疼痛，也不十分害怕。如果我一不專心，我就開始有點恐懼，然後就會有很多疼痛及「我就要死了」等等語如此類的念頭，這眞的很神奇，因爲七天以來我躺在這塊石頭上念著觀音的名號，竟然就有一股支撐我活下去的感應。不過，我還是建議你最好是留在佛殿打觀音七，而不要從喜馬拉雅山摔下來再來念。

從這次經驗，我發現疼痛是一種自我對於經驗的判別。我察覺到我的每一個情緒和念頭都不是眞的，它只不過是經驗的判斷。也因此，這些情緒和念頭都是可以互換的。例如，我可以想：「哦！我可剛從喜馬拉雅山上摔下來，現在正躺在這裏。這眞是個美妙的經驗！」或者你在很好的境況裡，正坐在那兒享受美食，卻說：「我眞想做一個苦薩，我眞的想要修行，我眞的想要到那個地步。」

師父轉過臉來對我說：「你連一個人都處不來，你怎麼會成個菩薩呢？」在我們進一步成爲一個菩薩之前，我們必須學習用慈悲、忍耐和智慧，來對待那些和我們有業緣的人們，否則成菩薩只不過是空談罷了。（轉載自金剛菩提海第316期）

（完）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日

從前在中國湖南爲山老人，塔一茅蓬於爲山修行，數年後，很多人都知他是得道之修行者，故很多人往參拜他，消息傳至斐休丞相，他亦往參謁，相談之中，覺得很投機，即生信心，歎爲大德高僧。但見他住得這樣破爛，實在太苦，應迎一大寺，亦可教化大衆，故即奉上三百兩銀。當時銀子很值錢，一分銀子可買很多東西，三百兩銀可造我們十個這場大之寺。但老人又無櫃，又無箱，故只得放在茅蓬旁邊草裡而回去。三年後再謁爲山老人，但見其依然如舊，住破茅蓬，深感奇怪，故問老人云：「三年前送你三百兩銀子爲何不造廟，究竟用往何處？」老人說：「銀子嗎，你放在何處便往該處尋看。」結果三百兩銀子動亦未動的依然在草裡，故更佩服老人是有德高僧，所以發心爲其代蓋，即日動工蓋寺，蓋一大寺，可住三千僧掛單，用功修行，斐休丞相見很多和尚聚集一起，十分高興，故亦叫其子拜老人爲師父，披剃出家，其子係翰林，即今之博士，老人接受其出家，賜名法海。並對其說：「你初出家，應先修苦行，現派你做水頭，每天擔水供大衆用。」故他每早起擔水挑至深夜，沒有停息，一直擔了幾年，沒有時間讀經拜佛，唯一修行便是一方面擔水一方面念佛。

一日，他想來了數年，仍不知禪堂內容，不如往看究竟，故偷偷往觀，剛巧這時各人皆在午睡，鼾聲呼呼，故心裡很不高興，解說：「我身爲翰林，每天辛辛苦苦擔水供大衆，我大衆在用功修行，原來在睡覺。」他這一念不高興，方丈即著侍者召見他，幾年亦未見師父，一見面後，老人說：「你把東西收拾，我這裡不留你，遷你之單。」法海說：「我犯何過？爲何遷我單？」老人說：「你是否有生大衆都在睡，枉費你擔水供他們用之妄想？」法海說：「是啊！我見他們都在睡，而不在用功。」老人說：「老僧打一坐，能消萬兩金。萬兩金都能消，何況你是一個翰林，全沒忍耐功夫，修什麼道？故要你離開。」法海跪下要求恕其初犯，不要趕他走。「那麼如我往何處去住？」老人即給他八個半錢，並說：「何時將這八個半錢用完，就去該處住。」法海只得下山錢，從湖南一直走到南京鎮江要過江，上山歇脚，船主不要多亦不要少，剛剛要他八個半錢船費，只得照付，過江後，便在該山住下來，潛身修行，該山本不名金山，原來裡面有二缸黃金，故將該金造寺名金山江天寺。

老參者都知金山腿高旻香，參金山參禪，一定要練好腿，才敢去，高旻寺坐香時間最準確，一秒鐘都不能差錯。

這次禪七亦算圓滿，多人都很少偷懶，雖然飯後浪費點時間，沒有即回禪堂，亦很難說，在這初開關之地，從來沒有種子，確實困難，我們亦正在開佛教荒地。創業難，萬事起頭難，故要慢慢栽培，規矩差點，亦不太苛求，我們亦不要太過去，年好得多，去年沒有今年之認眞，今年幾個人已得好處，開點小悟，你如要問誰，但反正不是是你，你若不問，或者你亦有份，不必著急，將來有機會再來參加，好好的用功不要空過，一心找尋父母未生之前本來面目。

諸位在這冰箱裡凍出來，現在有何問題要問呢？

恆賢：請上人開示我們這裡的規則和中國禪堂規則之不同點。

上人：當然有很多不同處，但我們在這裡要獨立，自創一格，即取其善而捨其不善，及改革佛教一切毛病。

在中國禪七，每日要食三餐，即早粥、午飯、晚菜包子，每個參禪者都要挨打，班首輪流來打，對亦打，不對亦打，打得愈痛，更表其規矩嚴明。好像高旻寺便以打出名，有時把香板都打斷了，今年你們還未挨打，以前打過，可能我今年之慈悲心大，而你們之業障亦少點，這是不同處。那裡的和尚眞的怕人，根本沒有笑容，你到禪堂一坐，如鼠見貓，駭得你不敢抬頭，我們這裡沒有亂打，我每天都歡歡喜喜的對你們講開示，好像哄孩子一樣。

爲何你們要受這樣苦，因爲這國家福報太大，故如不讓你們吃點苦，你們放棄好衣不穿，好食不食，好屋不住，放棄一切享受來這裡挨苦，這才能除去你們之我慢貢高習氣，才能眞心修行，才能了生死。

還有中國禪堂絕對不能把脚伸出來，那一定要受打，一點都不客氣，就是班首犯規，亦要受打。如班首偶然瞌睡，清衆巡香經過，便故即要大西樂園見我，並和其兒子等一齊來皈依，有一次來參加法會，見園中一桃樹，枝葉皆生滿蟲子，她最怕和尚及蟲子，即對我說：「我很喜歡來這裡拜佛，但這樣多蟲子，眞把我駭壞。」我說：「明天妳來便沒有蟲子。」果然第二天她來時，眞的蟲子不知搬到何處去。所以她對我很信心。

當時西樂園之屋漏水，尤其我之小房間，便有七處漏水，你怎麼居住，「滿屋都漏水，如我替你在跑馬地買一層樓，你遷往該處居住可以嗎？」我說：「妳要買就買。」她就去跑買地買一層樓送我，大約四萬港幣，我和其他弟子再合買多一樓，共二層樓。我在西樂園時很瘦，搬住跑馬地後便胖點，現在來美國又瘦了二十多磅。後來我決定來美國弘法而沒有錢，故想把一層樓賣後作路費，但她說：「不要賣給別人，將來想買回來是很難的了。」我說：「我亦不想再買回。」她說：「不如讓我來買，將來如若你回來再送回與你。」故交與我六萬港幣，現在我來美國快十多年，她忽然來函要出家，要求我代其受戒，她有三個兒子很孝順，尤其長子更孝順，她現在出家，我很高興，因她念佛很成用功，沒有妄想，將來在佛殿讀此函的。今天爲何要果修讀此函，因她曾問我：「爲何果滿不出家？」果修在港時曾見過她，時機成熟她便要出家，如未成熟，出家後還要後悔，放不下情情愛愛，今年已六十餘歲，情愛不會麻煩她，但是家裡還有很多兒兒孫孫，又舒服又有錢，我以她放不下，可能這次眞的放下了。

有一次，她忽然得奇病，怕人聲音，尤其怕我，又易發脾氣，經中西醫，醫了二個多月，亦無起色，率之，她來向我訴苦：「我本來很相信你，爲何現在很怕見你，又怕聲音，心裡又煩悶，老是要發脾氣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我說：「這是業障，再過一時期就會好的。」你還要忍耐，過二十年後，她再來見我，我說：「妳現在誠心拜佛，拜至我叫你停止才不拜。」大約拜一個多鐘頭後，她說：「果滿，妳之病好了。」果然她便覺得恢復清心，什麼都不怕。

以後更相信我，要發心做佛事，她的好處便是兒孫送她的錢，她都不用而將其來做功德，故在港時，她是我最大護法，她要我回港代其受戒，我都不知何時才能回去，如果我不回去，她會到美國來，屆時再介紹讓大家認識。

現在禪七已圓滿，但仍希望各位繼續用功，恰如天天都在打七，不要放逸。

還有一事要給你今講，果滿要出家，如果其果仍未滿，要還俗亦可以。但如你們之父母親叫你們回去認聖誕節，你們應該說：「在打七不回去，還是請他們來寺裡過聖誕節，參加打七更佳。」如他們不來，你們不來去。或曰：「師父是否教我們不行孝道？」這才眞正孝道，你們回去不一定會度他們，把他們請來，可能有機會化度他們相信佛教，故經云：「親得成佛道，兒道力成就。」今年果宗和果奎（果宗及果奎居士曾到處訪名師，但終不遇，數月後遇上人，認爲係其心目中要找之師父，故即皈依修行正法，並訓練常坐不臥，現是寺裡大護法，果奎研讀中國文學於州立舊金山大學，又爲本寺譯經會員之一）回家渡感恩節，回寺後告訴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度他們雙親，我說：「回去先把他們打一頓。過聖誕節亦可以的，你們想回家覺得這裡比家裡好，那便不必回去。

▲萬佛城是修行最好的道場。（梁素芬攝）

要右膝著地跪下打他，與打大衆不同。還有喝茶，亦有一定拿法，因杯子沒把，故須將大姆指按於茶杯上，其他四指則承杯底，然後伸出，由當值者倒茶，倒完後，放回面前，當值便收去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我們這裡喝人參茶，規矩是差點，慢慢來研究再改善，但亦不必一定效法中國，要適合這裡風俗。

在中國參禪者，絕對不能到外邊喝茶，坐坐站站談，飯後即回禪堂跑香一秒鐘，都不能空過，都不做旁的事，在這裡吃完飯，跑上樓漱漱口，伸伸腰，伸伸腿，這點小毛病將來亦會改革而上軌道。

上人有一皈依弟子果滿，剛從香港寄來一函，上人囑弟子果修讀與大家聽，其來函，略云……因在家應酬佛，已得其子同意，但要請上人爲其受戒……

上人：剛才所讀之函，是我香港第一個護法，在未見我之前，她來時，我剛在食麵，我順便請其食麵，她想食又不敢食，結果食一點及飲點山溪水，覺得甚甜，我說：「既然甜，便多飲幾杯。」她喝了三、四杯，又見我穿的衣服太破爛，回去後即給我做二套原子衣服可穿十年亦不壞，以後亦常來飲山溪水，後來我遷往西樂園，她便到處找我，都找不到，問人亦沒有人告訴她，故即要大西樂園見我，並和其兒子等一齊來皈依，有一次來參加法會，見園中一桃樹，枝葉皆生滿蟲子，她最怕和尚及蟲子，即對我說：「我很喜歡來這裡拜佛，但這樣多蟲子，眞把我駭壞。」我說：「明天妳來便沒有蟲子。」果然第二天她來時，眞的蟲子不知搬到何處去。所以她對我很信心。

當時西樂園之屋漏水，尤其我之小房間，便有七處漏水，你怎麼居住，「滿屋都漏水，如我替你在跑馬地買一層樓，你遷往該處居住可以嗎？」我說：「妳要買就買。」她就去跑買地買一層樓送我，大約四萬港幣，我和其他弟子再合買多一樓，共二層樓。我在西樂園時很瘦，搬住跑馬地後便胖點，現在來美國又瘦了二十多磅。後來我決定來美國弘法而沒有錢，故想把一層樓賣後作路費，但她說：「不要賣給別人，將來想買回來是很難的了。」我說：「我亦不想再買回。」她說：「不如讓我來買，將來如若你回來再送回與你。」故交與我六萬港幣，現在我來

無常

◎文／涂妙芬

我們是剛強眾生，難調難伏，必得經歷世間法重重的折難頓挫，才知警醒。徹悟諸法無常，而老實修行，了脫生死。

對於佛法所說的「無常」，我是從生命中眞實去體驗的。佛陀「中夜起觀，見諸妓直后妃綏女，狀若臭屍，即命車匿，令鞁白馬，夜半踰城。」即捨親屬，出家修道。而我們是剛強眾生，難調難伏，必得經歷世間法重重的折難頓挫，才知警醒。徹悟諸法無常，而老實修行，了脫生死。

一、生命無常

我的童年是在農村成長，家族過的是「大家庭」的生活，每天吃飯要分二、三桌吃，田裡的稼穡是「放伴」作，我喜歡那種熱鬧、團結的生命力，記憶中大家族的生活是愉快的；小孩的出生命名，是經過家族認可的，農作、果樹收成季節，總是大夥兒一起幫忙，或許因爲如此，堂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，直到家族的人漸漸遷移至城市。

我十六歲時，小我二歲的堂妹死於血癌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觸「死亡」，我有一個月的時間陷在悲傷中，雖然在她去世前半年，醫生早已預先警知，我仍覺得她彷彿在遊戲中走掉。

我念大學時，大堂哥車禍去世，我堂姑悲痛逾恆，我母親安慰堂姑時說了一句話，我仍記得：「大姑不要再傷心，你就當他一早出門被老鷹抓走了。」從前在農村有老鷹，老鷹會抓小鷄和攻擊幼兒，所以我想，對於堂哥的遽然逝世，堂姑和母親的感受，就像被老鷹攫走一般。

大約我二十七歲時，堂弟死於癌症，是一種罕見的唾液腺癌，這種病很痛苦，我堂弟被病折磨了一年，癌症末期，整個人都變形了，人不像人，吞食困難，群醫束手無策，只靠打嗎啡止痛。我實在難以接受，這個堂弟從小最乖巧、樂觀的，他往生那年只有十八歲。

我記得童年在鄉下時，堂兄弟姊妹們常常一起玩耍，玩累了，大伙兒便擠在祖母的塌塌米大房間，祖母會一一爲我們搧風，蒲葵扇搖呀搖，我們便輪流講故事，似乎這樣美好的日子會像蒲葵扇一樣永遠搖下去？

爲什麼，堂妹、堂哥、堂弟一個一個走掉了？如同消失在雲端？當我讀到佛經「無常」兩字，我懂了，只是熱淚盈眶。無常大鬼幾時來到，有誰能預知？

二、滄海桑田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

或許童年住在鄉下，家鄉群山環繞，山脈娟秀，所以我印象中的台灣是美麗的。少女時代，隨著父親工作關係遷移至城市，也住在大學和公園旁邊，日子是美好、幸福的。

大學時代我開始賞鳥，那時中部的西海岸，每一年還可以看到近萬隻的鷸鴴科的水鳥過境，美麗而壯觀。

由於賞鳥，時常親近台灣的土地，我開始面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問題，爲什麼水鳥愈來愈少？爲什麼漁民養殖的牡蠣會變成「綠牡蠣」？

大學畢業後，有半年多的時間，我是報社的特約紀者，我去採訪一些環境污染的題目，我採訪過一個水稻被化學工廠污染的農村，陪著村民圍堵在化學工廠大門口數小時，我的心中受到很大的激盪，我走下稻田，遇見一位在稻田裡拾稻穗的客家婆婆，我仍幫著她拾穗，有時我看見化學工廠的工人從門縫「逃」出工廠，我想到的只是芸芸眾生爲了生活，竟活得如此艱辛？！

然後，有一段時間，我開始旅行台灣各地，台灣的山是很美的，植物豐富，但是，爲什麼美麗的山總是東禿一塊、西禿一塊，像醜陋的癩痢頭？台灣的生態環境破壞如此嚴重！

一九八九年，我到報社工作，由於編的是文學版，我不喜登風花雪月的文藝作品，而大量刊登關懷台灣土地的報導文學，有關自然生態的、環境污染的、教育、婦女、原住民……等等弱勢族群，我經常也變成弱勢族群的支持者，但我最後實在疲於奔命。因爲這些作者所報導的都是血淋淋的台灣環境的災難現況，每一字一句都是環境和生態破壞的事實，每一處都需要搶救，而政府是顢頇無能的，民間團體紛紛成立「自力救濟」，知識分子出錢出力投入環保運動。

大約三、四年前，台灣的重工業城市——高雄的自來水不能喝了，市民必須買山泉水喝，也因爲如此，高雄的環保團體很多，都是義工性質，有保護山的、保護水資源、保護河流、反對蓋水庫的、保護植物的……，我在高雄住了八年，深刻體驗台灣的環境問題，也在環保團體當了三年義工，看盡無知的人類和官僚對大自然無止盡的破壞，也看到大自然無情的反撲。

我曾去瞭解台灣西海岸「地層下陷」的問題，人們爲了養殖魚塭，超抽地下水，造成地層下陷，最嚴重的地區達二個樓層高，它的後遺症是每年夏季颱風一來，遇雨成災，每次水災會淹沒上千公頃的農田，它的根本原因是台灣人富裕了，有錢消費海鮮、海產，其實台灣人正在「吃」掉自己的國土呀！去年「八一二水災」時，我去採訪南部水災區，看到濁黃的水淹到二層樓高，垃圾漂浮水上，我眞的欲哭無淚，爲什麼我的國家變成這樣？

今年初我回到家鄉，家園依舊如昔，但一處化學工廠聳立在西瓜田平疇，家族的長輩說家鄉的水源也會被污染了，我看著田野上的工業怪獸，心裡很悲痛我的國家有外匯存底七百億美金，這些是富裕的象徵，而這種富裕是令人羞恥的，因爲它是出賣後代子孫的生存環境換來的，這種富裕是假相呀！

我記憶中台灣美好的印象，就如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初到台灣山川的壯麗，驚歎爲「福爾摩沙」一樣，如今已一個個撕裂。當我讀到八大人覺經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時，我感覺很痛心，因爲這十年來，對於這八個字，確實體驗太深刻了。

三、歷史爲鏡，世間無常

這三、四年，爲了尋根，我研讀有關台灣歷史的資料，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是三、四百年前由中國大陸渡海來台，而我的母系祖先是台灣的平地原住民——平埔族，有關平埔族的研究這幾年來大量出土，從歷史文獻上得知，平埔族原居住於台灣平原之上，愛好和平，漁獵爲生過著石器時代與世無爭的生活已數千年的時間了，後來荷蘭人、漢人來到台灣，平埔族才逐漸被驅趕到丘陵地或被同化，如今平埔族的語言已消失，平埔族文化則融合在漢文化中，在平埔族漢化的過程中，留下許多警惕後代子孫亡族滅種的哀歌。

事實上，台灣的開發歷史中，漢人與原住民；漢人與客家人、泉州人與漳州人等不同族群的械鬥或大大小小的戰爭，實在是不勝枚舉。與我切身最有關的，父系祖先漢人爲了掠奪母系祖先平埔族的土地，最徹底的方法，就是娶平埔族的女子爲妻，因爲平埔族是母系社會，女子才有土地的繼承權，娶了平埔族女子之後，而善良的平埔族就這樣一步一步的滅種，台灣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血液中有平埔族血統，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歷史，甚至沒聽過「平埔族」這名詞。

平埔族時代，台灣平原上鹿群遍野，平埔族不畜隔夜糧食，獵鹿只取己需，可想見當時台灣安樂的景象，而今安在？鹿群在荷蘭人來台灣之後，獵捕殆盡，而平埔族也像水蒸氣一樣，消失在台灣的平原上。我家鄉附近仍留著少數平埔族遺跡，如最著名的「頭社夜祭」，每當看到一年一度的祭典，平埔少女身穿白衣、頭戴花冠，唱著快要失傳的歌謠，我心中的感觸尤深，歷史不正是一面最好的鏡子，警醒我們無常嗎？

四、觀心無常

大約有七、八年的時間，我爲病魔所纏，苦不堪言，我生的這種病很奇怪，中西醫，甚至精神科醫生都看過，吃了七、八年的藥，沒有眞的有效，勉強給它一個病名：「憂鬱症」，每一、二個月就發作一次，每次病時，我的肉體並沒有眞正的病痛，但是精神上會很痛苦，昏睡整天，有時也不吃不喝，自虐一般，這時期工作能力便退化，沒辦法採訪、寫稿、開車、演講……，連煮飯料理家務都有些困難，自己的感覺就像把自己關在「地獄」一般，地藏經中說到「受苦之人，一日之中千生萬死。」大概就類似那樣「有苦說不出」的苦吧！

我比較幸運的是，六年前便皈依佛法，在我正常時，我還能持楞嚴咒，誦地藏經，法會中超度冤親債主，然而一旦病了，總是無法誦經，連拜佛也不拜了，一病總是一星期，甚至半個月，對於我而言，這是很痛苦的，因爲二、三十歲，正是事業奮鬥期，生這種病，不也是一種殘障嗎？

我記得童年和少女時代，我是個性開朗、樂觀的人，沒想到大學畢業後，進入報社工作，晨昏顚倒，導至憂鬱症的產生說嚴重倒也不嚴重，就是自我虐待，自我否定，每病一次，像脫一次殼，「大死一番，再活現成」，逐漸否定世間法厭離世間法，而讀得懂佛經，我的病讓我懂得什麼叫「苦」。

看看「苦」這個字，字下方是「古」字，上方是「廿」字，就文字學來解釋，我們所種的因，即使像小草那麼細微，時間再古老，一待因緣成熟，果報仍是要承受，就像小草會成長一樣。

這七、八年病著時，感觸最深的是「此身非我有」，如果心是我所能主宰，爲什麼今天還是開朗、樂觀的「我」，過沒兩天，「我」卻變成最悲觀、憂鬱呢？它是兩種極端呀，究竟那一個我才是眞正的我呢！我能說樂觀、光明的那個我才是我，而病了，悲觀、黑暗的那個我不是我嗎？

「觀心無常」，這個病是教化我如此觀照著。

◎文／果璃

◆追思無盡

上人的一個輕輕提示

最近，我右小腿及右脚的皮膚開始有輕微的狀況出現，從破裂的毛細管滲出的血紅素將那部分的皮膚染成紅色，在脚背上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脚印，大小如一隻羅漢鞋的鞋根。要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就要把你帶到十九年前，一九七六年的萬佛城。

那時正是第一次傳三壇大戒的前幾天，我在大悲院修理電氣方面的毛病。我用的梯子底部有金屬的墊底，而走道的水泥地又很滑。梯子的底部打滑，我自大約六尺的高度摔下來，右脚踝正好被壓在走道、梯子、及我自己的體重間。我被送到醫院去照X光，沒發現骨折，但是脚踝是腫的，而且疼得厲害。幾天後，我正坐在大殿的一張椅子上時，師父帶了幾個客人自舊金山回來。他手持白拂塵，直接向著我來。當師父幫我加持時，我雙手合十；師父的白拂塵將我從頭拂到脚，將所有的一切都拂進了我的右腿及右脚，然後輕輕地踢了我的小腿一下，並在我的脚背上輕踏一下。我記得師父踏的地方，正是十九年後鞋印出現的地方。

師父告訴我，韋陀菩薩給我一個教訓，因爲我脾氣太壞。雖然脚踝沒有立刻完全復元(有些教訓是很痛的)，但是師父給我的加持遠比我所能了解的還要深遠。《陀羅尼經》裡有說，「白拂手」是用來消除由殺業所造成的業障。

雖然，我還是偶爾夢到師父，可是在我眞正需要時，我有一個有形的東西，輕柔的提醒我該往哪裡走，那也同時是一個提醒，告訴我要往好的做去。

(轉載自金剛菩提海第310期)